·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不稳定工作、父母经济依赖与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

刘爱玉, 罗聪聪, 姜凤姝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依托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代际匹配与夫妻匹配数据, 基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 可考察性别观念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变迁。父母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核心表征的绝对地位和由此型构的父母相对地位, 以及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 共同塑造了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在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上, 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对子代性别观念存在显著影响, 其中父亲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父母性别观念的传递在不同性别的子代间存在差异, 儿子要比女儿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工作稳定性状况所代表的父母绝对地位, 显著影响了子代性别观念。父母相对地位上存在的经济依赖关系, 对女儿持有现代性别观念具有显著性影响。子女的性别观念正是在以父母为核心组建的家庭场域中, 通过社会化和文化传承, 经由父母的教养实践和性别角色期待所形塑。

[关键词] 不稳定工作; 性别角色观念; 代际传递; 性别地位实践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5)01-0001-14

一、引言

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 其中代际传递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庭是子女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重要场域, 父母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一代的认知和态度。然而, 随着工作不稳定性的加剧, 家庭中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值得探究。

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 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和不稳定工作的增加, 重构了千千万万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的生活机会、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 改变了其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父母之间、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①。从性别视角而言, 这种改变也必然会引发家庭成员对于家庭与工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性别维度上如何分工合作、如何履行义务并分享权利等认知的改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重塑”(项目编号: 21BSH080)

[作者简介] 刘爱玉,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劳动社会学、性别与劳动研究; 罗聪聪,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性别与劳动研究; 姜凤姝(通讯作者),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劳动社会学、性别与劳动研究。

^①胡鞍钢, 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刘爱玉, 黄俊平:《就业不稳定与无保障: 基本表现、成因与前景》,《中国青年研究》, 2012 年第 4 期; 姜凤姝, 刘爱玉:《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非正规就业: 基于制度安排、家庭策略与工作意义的分析框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5 期。

变^①。立足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从工作不稳定的维度去考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关系。探究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理解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动态性和实践性,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已有研究主要从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来讨论性别观念代际传递,本文将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切入,提出本文的分析思路。

(一) 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

性别社会化(gender socialization)是人们学习、领悟、效仿和反思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和性别期待的过程。性别社会化从人一出生就开始进行,在社会学习和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学到了做男人和女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②。家庭构成了个人社会化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个人从出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成长过程中要通过家庭来接触、学习社会规则^③;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态度、行为、期望也有持续性的影响^④。对于家庭影响的程度,不同理论视角持有不同的观点。性别社会化视角强调童年时期信仰和价值观的代际传递所起的作用,认为性别态度主要是父母灌输给子女的,并在其整个成年期保持稳定^⑤。父母对子女的性别态度传递创造了代代相传的连续性。相反,生命过程方法认为,在个体成年期接触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人改变态度^⑥。因此,生活在一个促进性别平等的环境中会培养平等的性别态度,削弱通过早期社会化获得的价值观的重要性^⑦。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是通过父母的教养实践。孩子出生后,性别教育也就随之开始,家长给孩子提供适合他们性别特征的服装、玩具和发型。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使孩子明白自己的性别,并按照与之相符合的特征进行行为活动。其次是通过父母的性别角色期望。父母对男孩、女孩有不同的性别角色期望,这会使子女朝着父母预期的性别角色方向发展,从而使子女把这些期望同化成自己的性别角色刻板观念。最后是通过父母的性别角色实践。父母的性别角色刻板观念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影响。

父母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期望与教养实践,深受社会关于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恰当扮演各自角色

①刘爱玉,刘继伟:《市场化过程中就业脆弱性之演变(2000—2010)》,《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

②佟新:《性别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③DUNCAN G., How Much does Childhood Poverty Affect the Life Changes of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3, No.3, 1998, pp.406-423; MCLANAHAN S., PERCHESKI C.,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4, No.1, 2008, pp.257-276.

④LAREAU A., *Unequal Childhoods: Race, Class,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110; THORNTON A., CAMBURN 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Premarital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Demography*, Vol.24, No.3, 1987, pp.323-340.

⑤MYERS S.M., BOOTH A., Forerunners of Change in Non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65, No.1, 2002, pp.18-37.

⑥BROOKS C., BOLZENDAHL C.,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hort Replacement, Social-structural Change, and Ideological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3, No.1, 2004, pp.106-133.

⑦DAVIS S.N., Gender Ideology Constru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6, No.3, 2007, pp.1021-1041.

的性别化期待、规范、刻板印象的影响。女性被教育、期待应更多以家庭为主,从事适合女性的职业和学习适合女性职业技能,男性则被期待日后养家并积累获取市场资源的能力^①。延展到家庭领域,传统性别角色沿着父亲或丈夫与母亲或妻子的家庭角色实施性别社会化和定型化。性别社会化过程将两性塑造为各异的性别角色:养家糊口的坚强的父亲和养育子女的温顺的母亲^②。在一代又一代的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这些观念又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子女的主体意识,并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意识地实践、强化和再生产角色定位与性别结构^③。因而,性别文化规范犹如一种社会事实形塑着两性的角色定位,鼓励并引导着对男女两性的教育投资和能力培养,形构了男女两性在教育、能力、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指导下,有关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性别观念是否会对子女的性别观念产生影响?

有研究发现,父母背景因素对子女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影响。父母教育以及母亲工作地位显著影响父母本人与子女的性别角色态度,更高教育程度和全职工作的母亲,其子女性别观念更趋平等态度。同时,父母的性别观念与子女的性别观念有很大关系,更平等化的父母会有更平等化的儿女。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通过面对面互动、子女家庭环境的型构来实现^④,而性别意识从父母到孩子的传递在成年期仍然持续存在^⑤。

国内学者卿石松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代际匹配数据,证实中国父母双方的性别角色观念均与子代尤其是年轻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高度正相关。父母的垂直传递对儿子和女儿的性别角色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⑥。王欧的研究发现,家庭性别权力和家长的性别化干预,通过影响留守子女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因而形塑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工^⑦。在讨论年轻代群为何相比于父母有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时,一些学者发现,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少子化使得父母在照料或家庭教育投资上不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而子女更容易接受和养成性别平等观念^⑧。

①STOCKMAN N., Gender Inequ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Sociology*, Vol.28, No.3, 1994, pp.759-777.

②佟新:《性别社会学》,第60页。

③EAGLY A.H., WOOD W., 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Behavior: Evolved Dispositions Versus Social Rol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4, No.6, 1999, pp.408-423.

④DAVIS S.N., GREENSTEIN T.N., Gender Ideology: Components,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5, No.1, 2009, pp.87-105.

⑤GLASS J., BENTSON V.L., DUNHAM C.C., Attitude Similarity in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Socialization, Status Inheritance, or Reciprocal Influ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1, No.5, 1986, pp.685-698; MOEN P., ERICKSON M.A., DEMPSTER-MCCLAIN D., Their Mother's Daughter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Attitudes in a World of Changing Ro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59, No.2, 1997, pp.281-293; THORNTON A., ALWIN D.F., CAMBURN D.,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2, 1983, pp.211-227.

⑥卿石松:《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

⑦王欧:《留守经历与性别劳动分化——基于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⑧SHU X., Education and Gender Egalitarianism: The Case of Chin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77, No.4, 2004, pp.311-336; SHU X., YIFEI Z., Uneven Transitions: Period- and Cohort-related Changes in Gender Attitudes in China: 1995-200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41, No.5, 2012, pp.1100-1115; 叶华, 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YEUNG W.J.J.,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5, No.4, 2013, pp.1-22; YU J., XIE Y., Cohabit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41, No.4, 2015, pp.607-628.

第二,父亲、母亲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母亲在性别意识形态传递与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母亲的教育和就业代表了两种典型的接触平等主义信念和实践的因素^①。母亲本身的意识形态会随教育和就业参与而改变,并为子女接触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提供了氛围^②。母亲为大多数孩子提供了最初的女性形象,母亲文化程度更高者,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有工作的母亲也更支持性别平等。平等主义的母亲有着对子女更少的性别刻板印象,其子女的性别观念也更倾向于平等^③。

那么父亲在子女性别观念的形塑中发挥什么作用呢?一些研究发现,父亲的背景因素也会影响子女性别观念的形成,如父亲的教育对子女性别观念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亲,其子女性别观念更倾向于平等^④。同时,劳动力市场中父亲的养家地位,关系到父亲拥有的性别观念倾向,进而影响子女的性别意识。有研究表明,双薪家庭男性或者经济上对配偶依赖更多的男性,会更倾向于平等主义性别意识形态^⑤。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父亲对儿子和女儿有区别对待,父亲更多参与儿子的养育过程,有更多机会将传统性别观念传递给儿子^⑥。

当然,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除了家庭中父母的影响,还有来自学校、工作机构、媒体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佟新指出,性别社会化的方式是多元混合的,存在教化式、互动式和反思式^⑦。与相对被动接受的教化式不同,互动式的性别社会化强调社会化对象具有能动性,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学习和领悟到性别规范,并扮演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反思式的性别社会化更是表明了人们观念上的反思性以及性别规范与性别角色的可变性。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互动和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代际性别观念传递与变迁的影响。

(二) 文献述评与研究视角

目前关于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经验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首先,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考察了父母是否就业、就业类型以及教育水平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但对于父母就业质量特别是工作稳定性在塑造子代性别角色观念中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重视,本文将重点关注父母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

①BANASZAK L.A., PLUTZER E.,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Feminist Attitudes: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fluences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1, 1993, pp.147-157.

②BOLZENDAHL C., MYERS D.J., 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1998, *Social Forces*, Vol.83, No.2, 2004, pp.759-779; CIABATTARI T., Changes in Men's Conservative Gender Ideologies: Cohort and Period Influences, *Gender and Society*, Vol.15, No.4, 2001, pp.574-591.

③BLISS S.B., The Effect of Feminist Attitudes in Parents on Their Kindergarten Children,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Vol.58, No.3, 1988, pp.182-192; MYERS S.M., BOOTH A., Forerunners of Change in Non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65, No.1, 2002, pp.18-37.

④THORNTON A., ALWIN D.F., CAMBURN D.,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2, 1983, pp.211-227.

⑤WILKIE J.R., Changes in US Men's Attitudes toward the Family Provider Role, 1972-1989, *Gender and Society*, Vol.7, No.2, 1993, pp.261-279; CHA Y., THEBAUD S., Labor Market, Breadwinner, and Belief: How Economic Context Shapes Men's Gender Ideology, *Gender and Society*, Vol.23, No.2, 2009, pp.215-243.

⑥BULANDA R.E., Paternal Involvement with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Ideolo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66, No.1, 2004, pp.40-45; MCHALE S.M., HUSTON T.L., Men and Women as Parents: Sex Role Orientations, Employment, and Parental Roles with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Vol.55, No.4, 1984, pp.1349-1368.

⑦佟新:《性别社会学》,第60-61页。

其次,关于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母亲的影响^①,而相对忽视父亲的作用^②。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女儿的性别观念更多受到母亲的影响^③,而儿子的性别观念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即表现出一种“父传子、母传女”的模式^④。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对儿子和女儿性别观念的影响并无系统差异^⑤,父母对子女性别观念的影响同等重要^⑥。这些结论之所以相互矛盾,在于将父亲、母亲和子女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生活实践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立足于家庭关系脉络,考察父母的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和性别观念对子女的影响,以及父亲、母亲各自在形塑儿子、女儿的性别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

最后,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子女在性别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子女并非简单地被动接受父母的性别观念,而是通过观察和学习父母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及相关行为,展现出能动性和反思性^⑦。此外,家庭并非习得性别观念的唯一场所,学校、同辈群体、社交媒体等家庭外部的因素同样对性别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探究性别观念如何型构的性别地位实践视角^⑧,有助于本文深入家庭关系中,关注父母双方的绝对地位以及两者的相对地位对性别观念代际传递所具有的影响。在性别地位实践视角看来,有三类社会结构/关系对形塑人们的性别观念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建立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基础上的先赋地位;二是个体通过努力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系及因此拥有的自致地位;三是具有不同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的两性在互动实践中形塑的家庭夫妻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夫妻地位差^⑨。其中,自致地位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展现了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工作的不稳定性状况通过影响就业质量,并与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指标共同形塑了父母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也可以视之为父母的“绝对地位”。夫妻地位差则体现了由先赋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具体表现在家庭内部父亲或母亲

①MOEN P.,ERICKSON M.A.,DEMPSTER-MCCLAIN D.,Their Mother's Daughter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Attitudes in a World of Changing Role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59,No.2,1997,pp.281-293;VAN PUTTEN A.E.,DYKSTRA P.A.,SCHIPPERS J.,Just like Mom?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Women's Paid Work,*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4,No.4,2008,pp.435-449.

②DAVIS,S.N.,WILLS,J.B.,Adolescent Gender Ideology Socialization: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Fathers' Beliefs,*Sociological Spectrum*, Vol.30,No.5,2010,pp.580-604;HESS M.,ITTEL A.,SISLER A.,Gender-specific Macro-and Micro-level Process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Fathers,*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11,No.2,2014,pp.211-226.

③ALESINA A.,GIULIANO P.,NUNN N.,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8,No.2,2013,pp.469-530.

④PLATT L.,POLAVIEJA J.,Saying and Doing Gende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2,No.6,2016,pp.820-834.

⑤JOHNSTON D.W.,SCHURER S.,SHIELDS M.A.,Mater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Labour Supply of Sons and Daughters,*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66,No.3,2014,pp.631-659.

⑥HESS M.,ITTEL A.,SISLER A.,Gender-specific Macro-and Micro-level Process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Fathers,*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11,No.2,2014,pp.211-226.

⑦BISIN A.,et al.,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Oppositional Identit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55,No.8,2011,pp.1046-1071.

⑧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⑨刘爱玉:《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1990—2010》,《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3期。

相对于另一方而言所拥有的位置。这可理解为父母的“相对地位”。接下来本文将借助性别地位实践视角,考察工作不稳定状况形塑的父母绝对地位以及家庭内部父母的相对地位,如何影响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变迁。

三、性别地位实践视角下的性别观念代际传递

本文使用的是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的数据,这一期调查继CFPS2014之后,不仅再次调查了性别角色观念,同时也收集了样本家庭中全部成员的详细信息,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用于分析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全国性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本文以家庭中的子代为参照进行亲子匹配,只要能够匹配上父母任一方的子代样本都保留,共获得9141个有效样本,其中7368个样本匹配上了父亲,7057个样本匹配上了母亲。在子代样本中,有1810人为15岁及以下的青少年,这部分样本未被询问有关性别观念的问题。因此,本文仅考虑性别观念变量无缺失的16岁及以上的样本,共计6207人。进一步剔除多元回归分析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能够匹配上父亲的样本量为3202个,能够匹配上母亲的样本量为3217个,可以同时匹配上父母双方的样本量为3144个。

(一) 不稳定工作与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

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最初用于描述那些缺乏标准形式和契约保障的就业情况,之后一些学者将不稳定工作定义为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且具有风险的就业状态^①。本文从劳动关系契约和工作社会保障两个维度界定不稳定工作,若个人与就业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社会保障,则视为稳定工作,否则视为不稳定工作。

绝对地位表现为个人或群体因其所拥有的教育、职业与收入等客观资源而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相对确定的位置。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父母绝对地位:首先,通过受教育程度来测量父母的教育地位;其次,通过工作稳定性状况来测量父母的职业地位;最后,通过年总收入来考察父母的经济地位。

相对地位体现的是个体在组织、团体或者家庭中相比于他人而言所拥有的位置。在探讨家庭关系中夫妻相对地位时,学界广泛使用的测量指标是经济依赖,经济依赖反映了个体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对配偶的经济依赖程度。经济依赖的测量公式是:(本人收入-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取值范围为-1到+1。其中,-1表示被调查对象完全依赖于其配偶的经济支持,+1表示被调查对象向其配偶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则表示夫妻双方在经济上不存在依赖关系。经济依赖的正值越大,说明被调查对象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大;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被调查对象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小。为了更细致地刻画父母的经济依赖状况,本文还计算了两个比例:一是母亲全部或基本依靠父亲收入的比例;二是父亲全部或基本依靠母亲收入的比例。所谓“全部或基本依靠”,是指父亲或母亲的收入在父母收入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20%^②。

本文从教育地位、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三方面来考察父亲和母亲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详见表1。

^①KALLEBERG A.L.,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1, 2009, pp. 1-22.

^②刘爱玉:《男性养家观念的变迁:1990—2010》,《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3期。

表 1 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

变量	父亲		母亲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工作稳定性状况				
稳定工作	313	9.8	174	5.4
不稳定工作	1256	39.2	776	24.1
农业工作	1217	38.0	1486	46.2
未在业	416	13.0	781	24.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88	34.0	1734	53.9
初中	1395	43.6	1028	32.0
高中/职高/技校	544	17.0	339	10.5
大专	122	3.8	83	2.6
大学本科及以上	53	1.7	33	1.0
全部或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293	9.2	1004	31.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年总收入	28397	35411	15666	27015
受教育年数	8.1	3.7	6.1	4.4
经济依赖	0.34	0.61	-0.14	0.68
年龄	55.6	8.5	52.9	8.3
观测值	3202		3217	

数据显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母亲,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 8.1 年和 6.1 年。受教育程度五个类别的分布显示,母亲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高达 53.9%,高中文化程度者只占 10.5%,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有 3.6%。在除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外的其他类别中,母亲的百分比均低于父亲。

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也反映在工作稳定性的状况上。虽然父亲和母亲拥有稳定工作的比例都较低,但拥有稳定工作的父亲比例(9.8%)仍然高于母亲比例(5.4%);从事农业工作的父亲占比为 38%,低于 46.2%的母亲比例。对于拥有农业户籍的个体,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外出打工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高于女性^①,因此本文的样本中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父亲占比也相应更高。此外,父亲的未就业比例低于母亲,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性别差异化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关。肇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退休年龄政策规定,大多数女性劳动者在年满 50 岁时即可退休,而就职于公共部门的女性可以在 55 岁退休。鉴于本文中母亲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52.9 岁,因此女性较高的未就业比例是符合预期的。

在父母的经济地位上,本文发现,父亲与母亲之间存在明显的年总收入差距。具体而言,父亲的平均年总收入为 28397 元,而母亲的平均年总收入为 15666 元,后者仅占前者的 55.2%。经济依赖性的测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察,父亲的经济依赖均值为 0.34,而母亲的经济依赖均值为-0.14。这一结果表明,父亲肩负起主要的养家责任,母亲在经济上相对依赖于父亲。此外,全部或基本依

^①姜凤姝,刘爱玉:《流动中的孝顺: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孝道观念的影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

靠妻子收入的父亲比例为 9.2%,而相应依靠丈夫收入的母亲比例则高达 31.2%。

(二)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是指,父母通过社会化实践将其关于性别规范、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的信念传递给子女。与此同时,性别观念的代际变迁反映了子代作为能动个体,习得了有别于父母的性别观念。这一变迁不仅是家庭层面的现象,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演变的结果。代际变迁理论指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社会观念的演变过程主要通过代际更替实现。较晚出生的世代在经历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后,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随着持有现代价值观的年轻一代逐渐成长,以及遵从传统规范的年长一代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迁^①。尽管代际变迁理论从宏观结构层面解释了性别观念的变迁,但该理论尚未充分解释结构层面的因素如何与家庭场域中父母的教养实践相互作用,进而形塑子女对性别角色分工、权利、责任与义务的认知。

CFPS2020 通过四道题项来测量性别角色观念,分别是以“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来衡量的男女分工观念,以“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来测量的女人婚姻观念,以“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来测量的女人生育观念,以“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来测量的男人家务观念。其中,男女分工观念涉及受访者对两性社会分工的看法,是评估个体性别角色认知的关键指标。

为了具体考察传统与现代性别观念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变迁,本小节选取男女分工观念作为代表性别观念的测量指标,以对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观念进行列联分析。受访者按照从 1 到 5 的分数对“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进行认可评价,其中 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 分代表“非常同意”。在分析中,将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访者归类为“传统”,将回答“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受访者归类为“非传统”,将评分为中间态度的受访者归类为“不确定”。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与“非传统”的分类只是对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并不意味着性别观念可以在传统与现代间作出截然区分。基于上述分类方法,表 2 展示了列联分析的结果。

首先,在探讨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时,本文发现当父亲持有传统的男女分工观念时,其儿子依然持有传统观念的比例为 43.6%,而女儿的相应比例为 19.3%;相反,当父亲认可现代平等的性别分工时,其儿子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比例达 32.6%,女儿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比例高达 64.6%。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观念在家庭内部的传递模式,从父系传递的角度来看,父亲向儿子传递传统观念的比例显著高于向女儿传递的比例,而父亲将现代观念传递给儿子的比例则显著低于传递给女儿的比例。类似地,母系传递的考察亦呈现出相似特征。总体而言,在性别观念的代际继承中,儿子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而女儿则更可能继承现代的性别观念。

表 2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变迁:以“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为例(%)

	父亲			母亲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43.6	34.0	26.9	42.5	35.0	27.6

^①YANG Y.,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3, No. 2, 2008, pp. 204 - 226; BREWSTER K. L., PDAVIC I., Change in Gender Ideology, 1977-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2, No. 2, 2000, pp. 477-487; 许琪,王金水,吴愈晓:《理论驱动还是方法驱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的最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

续表

	父亲			母亲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传统	不确定	非传统	
儿子	不确定	36.5	40.5	40.6	36.3	41.4	42.7
	非传统	19.9	25.6	32.6	21.1	23.7	29.7
	观测值	1294	403	175	1296	389	192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检验	Pearson $\chi^2(4) = 30.485^{***}$			Pearson $\chi^2(4) = 20.828^{***}$		
女儿	传统	19.3	14.4	8.9	19.0	14.1	12.6
	不确定	30.8	25.7	26.6	29.7	28.6	26.7
	非传统	49.8	59.9	64.6	51.3	57.2	60.7
	观测值	853	319	158	852	297	19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检验	Pearson $\chi^2(4) = 20.750^{***}$			Pearson $\chi^2(4) = 9.509^*$			

注：皮尔逊卡方检验：*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其次,本文以父亲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了性别观念的代际变迁,分析结果显示,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父亲,其儿子倾向于中间态度的比例为 36.5%,而持有现代观念的儿子占比达 19.9%。对于女儿来说,上述两个类别的比例依次为 30.8%和 49.8%。相对地,当父亲支持打破性别区隔的分工规范时,其儿子性别观念属于不确定的比例上升至 40.6%,而回归传统规范的比例为 26.9%,女儿的相应比例则分别为 26.6%和 8.9%。这些数据表明,若父亲为传统性别规范的拥趸,女儿在性别观念上更多地表现为代际变迁,若父亲怀有性别平等的追求,儿子在性别观念上的代际变迁更为突出。此外,类似的代际变迁模式也在母系传递中得到验证。

(三) 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子代性别角色观念

为了探讨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和性别观念对子女观念的影响,本文使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在前文对父母的绝对地位和经济依赖进行说明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本小节中性别观念的操作化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性别观念指数,旨在全面且简洁地捕捉性别观念的多维度特征。在对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女人生育观念、男人家务观念四个变量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后发现,前三个变量共同构成一个公因子,而男人家务观念的因子负载相对较低。此外,信度系数在排除男人家务观念变量后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①,本文加总前三个变量的得分,构建了一个取值范围为 3 分到 15 分的性别观念指数,得分越低表示个体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

在具有不同父母绝对地位和经济依赖状况的群体间,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具有以下特征。(1)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均值比较接近,分别为 11.7 和 12.0,表明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整体倾向于传统。相比之下,子代的性别观念指数均值为 8.9,显示出更为平等的性别角色认知特征。(2)拥有稳定工作的父母及其子代倾向于展现出较为现代的性别观念,而从事农业生产的父母及其子代则表现出更为传统的性别观念。(3)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及其子代更倾向于遵循传统性别规范。(4)当父母一方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另一方时,父母自身及其子代的性别观念均受到影

^①卿石松:《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8 年第 6 期。

响。具体而言,若父亲依赖于母亲供养,子代倾向于持有更加现代的性别观念,若母亲依赖于父亲供养,母亲自身则更可能持有相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详见表 3、表 4。

表 3 父母的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性别观念指数

	父亲—子代		母亲—子代	
	父亲	子代	母亲	子代
工作稳定性状况				
稳定工作	10.7	7.5	10.2	7.2
不稳定工作	11.5	8.5	11.4	8.1
农业	12.1	9.5	12.6	9.4
未在业	11.7	9.5	12.1	9.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2.6	9.4	12.8	9.4
初中	11.4	8.9	11.6	8.6
高中/职高/技校	10.9	8.5	10.5	8.1
大专	10.3	7.5	9.6	7.5
大学本科及以上	10.2	7.5	9.4	6.4
全部或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11.7	8.7	12.3	9.0
出生代群				
新中国成立前	12.3	10.8	12.1	10.5
50 后	12.1	10.1	12.5	10.2
60 后	11.8	9.0	12.5	9.3
70 后	11.2	7.9	11.5	8.0
80 后	11.6	7.7	11.1	7.5
总计	11.7	8.9	12.0	8.9
观测值	3202		3217	

表 4 父母与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父亲	母亲	子代		总计
			儿子	女儿	
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3.95	3.94	3.28	2.41	2.92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3.56	3.75	3.03	2.52	2.82
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	4.10	4.30	3.43	2.83	3.18
性别观念指数	11.66	12.04	9.74	7.76	8.91
观测值	3202	3217	1827	1317	3144

上述分析发现,父母在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影响,但这些分析并未考虑是否遗漏了其他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旨在深入考察性别观念的代际关联及其传递机制。表 5 展示了性别观念代际传递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六个模型均以子代的性别观念指数作为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父母的绝对地位(以受教育年数、工作稳定性状况、年收入对数表示)、父母相对地位(以经济依赖表示)。此外,控制变量包括子代的性别、户籍、民族、地区,以及父母和子代的年龄、受教育年数、工作稳定性状况。

表 5 父母绝对地位、经济依赖与子代性别观念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儿子)	模型 6 (女儿)
父亲性别观念指数	0.084***		0.076***	0.108***	0.057*	0.098**
母亲性别观念指数		0.059**	0.043*	0.070*	0.034	0.050 ⁺
儿子	1.427***	1.426***	1.448***	2.676***		
年龄	0.059***	0.063***	0.060***	0.062***	0.049**	0.099***
受教育年数	-0.199***	-0.205***	-0.198***	-0.199***	-0.164***	-0.244***
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0.206	0.250 ⁺	0.211	0.215	0.167	0.395 ⁺
农业	0.614*	0.718**	0.560*	0.573*	0.398	1.607**
未在业	0.199	0.301	0.223	0.205	-0.254	0.437 ⁺
上学	-0.962***	-0.889***	-0.901***	-0.892***	-0.910***	-0.648*
非农业/居民	-0.096	-0.054	-0.045	-0.044	-0.025	-0.128
汉族	0.032	0.022	0.029	0.029	0.110	-0.059
地区						
中部	0.174	0.202	0.171	0.169	0.181	0.161
西部	-0.260*	-0.275*	-0.272*	-0.278*	-0.432*	-0.042
东北	-0.030	-0.064	-0.080	-0.084	-0.152	0.040
父亲年龄	0.004		0.001	0.001	0.015	-0.014
父亲受教育年数	-0.016		-0.013	-0.013	-0.020	0.000
父亲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0.208		0.077	0.071	-0.025	0.149
农业	0.472*		0.280	0.272	0.202	0.258
未在业	0.386 ⁺		0.232	0.217	-0.031	0.483
父亲年收入对数	-0.003		-0.023	-0.023	-0.008	-0.031
父亲经济依赖	0.178*		0.030	0.024	0.296	-0.404 ⁺
母亲年龄		0.000	0.004	0.003	-0.006	0.015
母亲受教育年数		0.001	0.012	0.013	0.013	0.011
母亲工作稳定性状况						
不稳定工作		0.361	0.273	0.307	0.513	0.088
农业		0.703**	0.540*	0.564*	0.587 ⁺	0.586
未在业		0.567*	0.385	0.408	0.502	0.312
母亲年收入对数		-0.016	-0.003	-0.004	-0.005	-0.008
母亲经济依赖		0.011	-0.171	-0.168	0.076	-0.482 ⁺
儿子 * 父亲性别观念指数				-0.057		
儿子 * 母亲性别观念指数				-0.048		
常数项	7.606***	7.735***	6.944***	6.245***	8.327***	6.351***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儿子)	模型 6 (女儿)
R ²	0.272	0.266	0.277	0.279	0.181	0.253
观测值	3202	3217	3144	3144	1827	1317

注:1.*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2.参照类分别是:子代性别(女儿)、工作稳定性状况(稳定工作)、户籍(农业)、民族(少数民族)、地区(东部)。

在表 5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考察了代际传递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独立影响,模型 3 综合考虑了父母双方的影响,模型 4 引入了父亲和母亲性别观念指数与子代性别的交互项,以进一步探究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基于表 5 中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指数对子代的性别观念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强度高于母亲。回归分析显示,从模型 1 到模型 4,父亲和母亲性别观念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若父母持有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其子代也更可能遵循传统性别规范。模型 3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一步揭示了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性别观念影响的相对强度,父亲性别观念指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67,而母亲为 0.038,说明父亲对于子代观念形成的影响更强。此外,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针对儿子和女儿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父亲性别观念指数对儿子和女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母亲的性别观念指数仅对女儿的性别观念有显著影响。

第二,就父母绝对地位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而言,在仅考虑父亲因素的模型 1 中,父亲的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当在后续模型中加入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交互项之后,父亲工作状况的统计显著性消失。但从模型 2 至模型 4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母亲工作状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效应始终显著。特别是当母亲从事农业生产时,其子代的性别观念更加传统。在模型 3 中,母亲从事农业工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89,这一影响甚至超过了母亲性别观念本身对子代的影响,表明母亲的工作状况在塑造子代性别观念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父母相对地位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在仅考虑父亲因素的模型 1 中,父亲经济依赖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表明在高度依赖父亲供养的家庭中,子代的性别观念倾向于更加传统。然而,在模型中加入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交互项之后,父亲经济依赖不再具备统计显著性。对儿子和女儿的分组回归显示,父亲经济依赖对儿子的性别观念无显著影响,但是对女儿有显著影响。同样,母亲经济依赖对儿子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女儿的影响显著。这种差异表明家庭中父母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对女儿性别观念的影响更为复杂。具体而言,当家庭中父亲需要依靠母亲养家或母亲需要依靠父亲养家时,女儿更倾向于认可现代平等的性别观念。

第四,子代的性别观念不仅通过家庭场景习得,也受到个体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触到的社会机构的影响。首先,教育程度是塑造子代性别观念的一个关键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显示,教育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形塑作用甚至超过了父母双方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子代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年数,其性别观念指数趋向平等化的数值增加 0.199。此外,相比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那些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性别观念平等化倾向。其次,工作状况也是塑造性别观念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个体以及未在业的女性,倾向于持有传统的性别观念。相比之下,那些就业和从事非农劳动的个体,尤其是女性,展现出更为现代的性别观念。

四、结论与讨论

考察性别观念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与变迁,对深入理解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趋势下,工作不稳定性引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后果,以及对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场所,父母在子女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子女通过父母的教养实践、性别角色期望、性别角色实践,学习并吸收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待、规范和意识形态。本文依托 CFPS2020 的代际匹配与夫妻匹配数据,采用性别地位实践视角,揭示了父母的工作稳定性状况、经济依赖、性别观念对于子代性别观念的形塑作用。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考察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与变迁,有助于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在家庭内部的传递机制,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

关于父母的性别地位实践,工作状况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依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有着显著影响。与现有关于工作不稳定性发展趋势的研究相一致,具有父母身份的群体拥有稳定工作的比例很低,原因是样本中父亲和母亲的平均年龄都超过了 50 岁,其中从事农业劳动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比较高。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绝对地位分析,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高于母亲。而母亲的平均年总收入为父亲的 55.2%,表明母亲在经济上对父亲有较高等度的依赖。衡量相对地位的经济依赖指标也显示,父亲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高于母亲。

关于父母性别观念的影响,在代际传递上,当父母为传统观念时,子代拥有更大比例继承传统观念,与之相似,父母观念偏向现代的时候,子代拥有现代观念的比例也高于拥有传统观念。不过,父母的性别观念在代际传递上存在性别化差异:儿子要比女儿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相对应地,在性别观念代际变迁上,女儿的变化程度相比儿子更加剧烈。儿子和女儿在内化父母性别观念时具有不同的倾向,揭示出家庭内部观念传递的性别差异。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揭示了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父母从事不稳定工作对子代性别观念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从事农业工作,母亲从事稳定工作对子代性别观念具备现代化影响,表明母亲的工作稳定性状况对塑造子代的性别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就父母的相对地位而言,当家庭中父母之间存在经济依赖关系,即父亲依赖母亲或母亲依赖父亲时,女儿的性别观念更倾向于现代一端。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在性别观念代际传递问题上,父亲的性别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与母亲同样重要,而且影响程度更大。同时,父母性别观念的传递在子代群体中存在性别化的差异。工作稳定性状况所代表的父母绝对地位,影响了子代性别观念。父母的经济依赖所衡量的相对地位,展现了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对子代性别观念的影响。总之,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与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既要考虑宏观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还需要思考个体与家庭在宏观变迁背景下的具体实践。

诚然,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并非局限于家庭内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媒体以及互联网等社会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本文主要借助了 CFPS2020 的代际匹配和夫妻匹配数据,未能充分探讨这些家庭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有待在后续研究中得到改进。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整合广泛的数据源,来考察诸多社会机构如何独立以及共同塑造个体的性别观念。此外,考虑到

家庭内部代际互动的动态性和子代能动性的作用,通过深入细致的定性研究方法,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在由父母双方的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和性别观念所建构的家庭场域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性别化教养实践,以及子女作为能动主体所进行的反思活动如何塑造了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

**Instability of Employment, Parental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Attitudes**

LIU Ai-yu, LUO Cong-cong, JIANG Feng-sh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intergenerational and spousal matching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attitudes across gen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status practices. The absolute status of parents, represented by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income, as well as their relative status, and their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llectively influence the gender attitudes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attitudes, both parents' gender view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with the father's influence being greater. The transmission of gender attitudes varies between sons and daughters, with sons being more likely to inherit traditional gender attitudes. The stability of parental employment, as an indicator of their absolute status,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gender attitudes of their children. The economic dependency within parental relative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aughters' adoption of more modern gender attitudes. Children's gender attitudes are shaped through soci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family field, centered on the parents, through parental upbringing practices and gender role expectations.

Key words: unstable employment;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gender status practices

(责任编辑 赵莉萍)